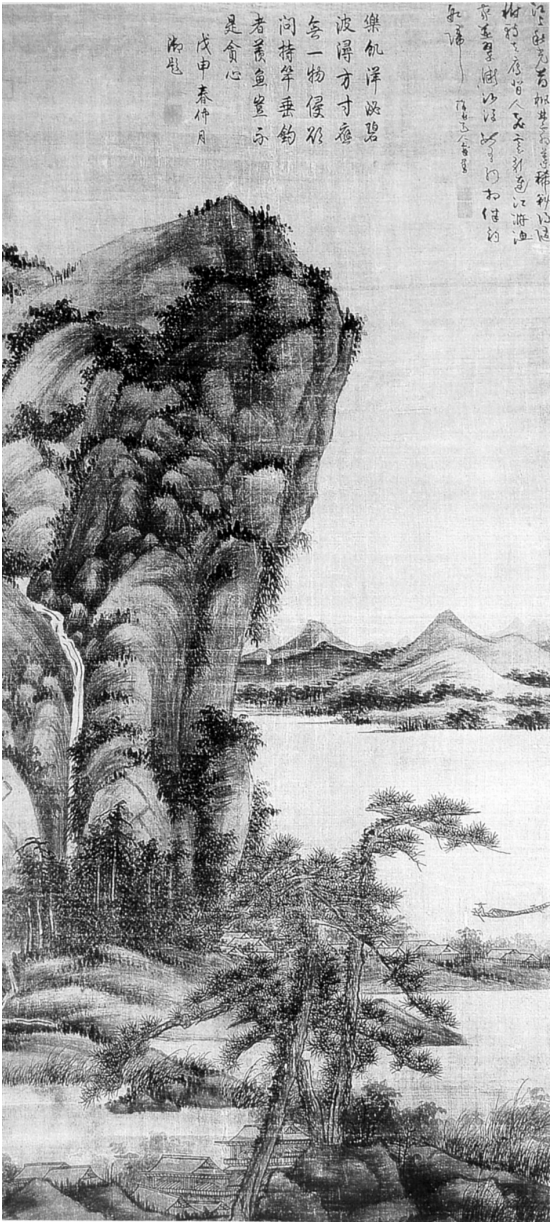




秋江渔隐图 吴镇(元)

随笔

伦敦雾里看花

大仙

我去过三次伦敦，都是上世纪末，基本都跟足球有关。1997年夏，我第一次踏上英伦，采访正在伦敦格林威治大学备战1998年法国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中国国家足球队。那年，中国足球没有做成伦敦上空的鹰，换来的是大连金州的眼泪。14年之后，这里成为少年暴力的激流险滩。

当年，从伦敦滑铁卢车站走出，威斯敏斯特桥就横在眼前，这是我久已向往的一座桥，不仅是因为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令其成名，更因为我的诗歌偶像、英国湖畔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写过一首世代传诵的《威斯敏斯特桥》。

八月下旬的伦敦，阳光与风雨交织，微雨斜阳中，我于威斯敏斯特桥倚栏，泰晤士河一川逝水，载动百年沧桑。夕阳帝国，风韵犹存，历史的瘢痕与山河的雄伟浑然一体。

我再这么思考下去，快成余秋雨了，恰好这时从北京打来一个电话，我的那帮朋友正在南街“北京爱尔兰”酒吧度周末，让我赶紧到。我说：你们在爱尔兰，我在英格兰。你们在三里屯喝大酒，我在泰晤士河打捞文明的碎片。

在威斯敏斯特桥上我接了一个昂贵的国际漫游，我的心也在漫游，鸽子在黄昏里疾飞，我的心在八月伦敦的暮霭中吟唱——泰晤士河自由自在在轻快流去，上帝啊！那些房屋看来都睡着，那颗强大的心脏正喘息着歇息。

这是华兹华斯于1802年9月3日写给威斯敏斯特桥的，威斯敏斯特桥也叫西敏寺桥，就在桥边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安葬着牛顿、瓦特、达尔文、狄更斯和丘吉尔，而在1895年10月，就在威斯敏斯特桥的滑铁卢车站大厅举行了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追悼会。

在威斯敏斯特桥上，我穿着伦敦雾的“薄纱”，正像余秋雨老师所擅长的那样，在历史的沉香与文化的口红中思考人类文明的积淀，在泰晤士河的微涛拍岸中，争取能触摸到一个王朝的背影。

然后，文化在苦旅中一个打横，我直奔伦敦塔桥边上的狄更斯酒吧，这里曾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寓所，他的《双城记》就诞生于此。我要了一杯血红沉郁的“狐星血泪”鸡尾酒，幻想着自己永远也达不到的远大前程。暮霭沉沉苍天阔，雾气已沾了暮色，泰晤士湾宁静的白帆，清白肃穆，成为灰暗世界的朵朵奇葩。只是，14年之后，随着伦敦街头疯狂的呼啸，它们是否能避过暴力的侵袭？

新书架

《鲁班的诅咒》

邢晓英

说起鲁班，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木匠。但很少有人知道，鲁班在一股脑儿发明锯子、铲子、凿子、刨子、石磨、云梯等伟大工具的同时，也一直在研究战争武器、杀戮机关以及种种不可思议的致命暗器……鲁班流传于世的奇书《鲁班书》，并不是讲解木工的，而是描述他那些构思巧妙、制作精湛的暗器和杀戮机关。鲁班曾立下诅咒：凡是读懂此书的人，要么丧妻寡，要么孤老残疾！所以，该书又叫《缺一门》。

《鲁班的诅咒》详细描述了鲁班及其后裔发明的各种匪夷所思的机关、暗器，每一种机关、暗器都有着极其专业的名称，如狗尾双蝠扣、竹筒箭尾蛇、雨金刚、尸犬石、燕归廊……绝对对是读者闻所未闻的，而且每一样机关都有来历，有出处、有传说、有故事。

有评论道：“这部小说简直是一部机关、暗器大全，故事严丝合缝，悬念百出，一旦被带入，就一发不可收拾。我几乎每读1000字就会感到窒息一次，读到100页，我翻书都小心翼翼，生怕触发了什么机关暗器。”

商都钟鼓

关于“被排场”

喻成

排场这个词，本来就没有什么褒意，《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铺张奢华。关于铺张奢华，我个人的理解是：超出了需要去追求场面或形式。关于超出需要去追求场面或形式，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个人的财力能够承受得了的，另一种是个人财力难以承受的。财力能够承受得了的，当然随人家的便，结果还可能有利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呢；财力难以承受的，就实在有点“死要面子活受罪”了，结果必然是债台高筑，痛苦难当。今年上半年，英国威廉王子大婚，那排场绝对是无与伦比的，但人家是王子，人家承受得了；而我们一些年轻人结婚，场面也搞得极尽铺张，就有点不敢恭维了，结果不仅是自己债台高筑，爹妈也跟着举债，多年翻不过身，实在没有必要。

说话没有分量的普通老百姓，肯定是办不了这种事的。只有某些头头脑脑们，为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借公务活动之名，悛国家之慨，超规格接待上级领导或客人的时候，才构成

了所谓的被排场。

被排场是奢靡之风在公务活动中的反映。虽说被排场的人事先并不知情，看似无辜，但也许是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或者是风气使然，见怪不怪，他们也都坦然接受了。似乎还没听说谁被排场之后，勃然大怒，斥责搞排场的人铺张奢侈，浪费国家钱财的。倒是因为给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得到了认可，受到了重视，竟至于堂而皇之地当众介绍起“经验”来了。如此恶性循环，被排场之风必然是愈演愈烈，后果实在是不容乐观。

今年是建党九十周年，回顾历史，又让我们想起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一些民主人士如黄炎培等人到延安考察的故事。那时候，延安的条件虽然艰苦，但要安排个鸡肉鱼蛋接待特殊客人，应该还是没问题的；但毛泽东没有那样做，而是用自己平常吃的小米糙饭接待了他们。那些民主人士不仅没有抱怨，反而大发感慨，得出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结论。时代发展到今天，虽然情况已经今非昔比了，但清廉兴邦，铺张误国，仍是不变的历史规律。被排场作为一种危害党风党纪的不正之风，的确是应该被制止了。



村头(速写) 李铁城

郑州地理

东周路的由来

王瑞明 杜丰葑

生活。尔后，为了生计，利用河水造起水打磨，专给制香作坊磨树皮香末，出了名。由于经营水磨人姓周，人们从此便把这里叫为水磨周。周姓家族繁衍生息，人口兴旺，逐渐成了大户。据老村民说：周家有一位捐资义学、赈济贫苦、惠及乡梓、人多传颂、受人敬重的老人周天章，至今还受到村民们的怀念。民国《郑县志》载有：周天章世居水磨周，他喜读书，急公好义，七里河环绕其村，他于清乾隆60年（1795年）禀官立案，开渠灌田，分秧种稻，蓄水养莲。10余年间，稻田千顷，荷藕满乡，郑州

大米冠河南，盖自此始。后又称为水磨周村，习称水磨周三（东周、中周、西周）。这里是东周，故名东周村。随后，水磨村人口不断增多，形成了街道，南北延伸，东西扩建，从东往西划分为古城、东周、西周、中周和新中周，后来人们又习惯地称为“水磨5周”。现如今，这里已兴旺发展起来，人众粮丰，生活富裕，村民变市民，农户们住上了形式各异的高楼，宽阔的柏油路贯通村中，大型超市布局在村中央，旧貌换了新颜。已成为郑东新区商都路街道办事处一个较大的五洲汇富社区。

文苑撷英

妙趣横生的短文

刘开生

客无不一惊，谢缙却不慌不忙，接着吟出了第二句：“九天仙女下凡尘”。大家觉得这句话子好，遂鼓掌赞叹。谁知他又说：“养的儿孙都是贼”。主人脸色顿变，四座咋舌，无人言语。哪知谢缙又从容道：“偷得蟠桃献娘亲”。闻听此言，大家皆喜，举杯欢笑。

1946年6月23日，南京发生“下关血案”：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乘坐的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代表们正欲出火车站之际，遭到国民党特务、暴徒的辱骂、殴打。马叙伦、雷洁琼等多名代表被打伤，前

几周之后，我陪劳拉前往休斯敦接受超声波检查，医生是一个可爱的印度裔美国人，名叫斯里妮·马力尼（Srinil Malini）。看着她拿着仪器在劳拉身上检查，突然她叫道：“我看到两个胎儿，两个漂亮宝贝！另外一个也是个女孩，你们要生双胞胎啦。”我的眼中满含热泪。这是一个双重喜讯。我把扫描图称为我们家第一张全家福。

医生们警告我们说生双胞胎的风险很高。出于迷信的原因，劳拉拒绝提前布置装饰有婴室。在怀孕7个月后，劳拉被诊断出患有先兆子痫，这种疾病则导致她的肾脏受损，并威胁女儿们的健康。在我们听到这一消息之后的第二天，劳拉住进了达拉斯的贝勒医院，她的叔叔是这家医院的外科医生。医生们告诉劳拉她应该开始卧床休息。

虽然我知道劳拉接受了最佳的治疗护理，但是我依旧非常担心。我仍然记得母亲的流产，我也看到过鲁宾死后父母的悲伤。我完全理解失去一个孩子对家长的打击有多么沉重。我把自己的不安向劳拉坦白，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当时的反应。她用蓝色的眼睛看着我，坚定地对我说：“乔治，我会把这对女儿带到世界的。他们会健康康来到人世。”我被妻子的力量震撼了。这有位安静、低调的女人拥有一颗坚强的灵魂。

我一生中经历了一些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总统就职典礼，大众面前演说，在扬基球场开球，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时刻能够与一对女儿的出生相比拟。劳拉躺在病床上，非常镇静。我抚摸着她的头。没过多久，医生抱出了一个婴儿，她小小的，皮肤泛红。宝宝哇哇大哭，医生说她身体健康。一位护士把她擦洗干净后递给了我。小芭芭拉。另外一个是小詹娜，她也非常健康。我们希望孪生姐妹与两位伟大女性同名，于是用我们双方的母亲给她们取名。

第一次把芭芭拉和詹娜抱在怀里的那一刻仍历历在目。我获得了祝福，也被赋予了责任。我发誓一定要尽全力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在家，我和劳拉一起适应新的家庭生活，在外，我忙于经营新公司。1979年，我在米德兰创办了一家小型能源勘探公司。我主要从东海岸筹集资金，为低风险、低回报的石油天然气田的钻探融资。我成

功地开采了相当多的油田，其中一些油田如今仍在运行，但我也钻了不少干枯的深洞。经营一家小教会了我很多，特别是让我知道市场行情变幻莫测，你必须时时刻刻准备着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

说到底，信仰是旅程——通往更深刻的理解的路程。证明上帝的存在是做不到的，但是那不能成为信仰的标准。毕竟，证明神不存在也是一样不可能的。最终，无论你是否相信，你的立场取决于你的信心。

一直以来，我都喜欢在社交场合喝酒。当我跟朋友在一起时，吃饭时，看体育比赛时，或者参加聚会时，我都喜欢喝上几杯。到了三十五六岁，喝酒成了我的规定动作，我偶尔也会烂醉如泥。

西得克萨斯有个说法：“昨天晚上，他还以为他表现完美，但其实他是个大傻子。”这句话用在我身上再合适不过。

喜欢到处与人开玩笑，但是酒精却可以让人把一句戏谑变成侮辱。喝酒时听起来好玩的话酒醒后才发现很傻。有一次在缅因州，当时已是夏夜，我们一行人钓完鱼，打完高尔夫后就聚在一起吃晚饭。我玩得很渴，于是就灌了几瓶劳旁和七七解渴。晚餐时，我把头转向父母的一个漂亮朋友，醉醺醺地问了她一个傻问题：“那你告诉我，人到了50岁后，性生活的感觉如何？”

大家都默不作声地看着盘子里的食物——除了我的父母和劳拉，他们怒视着我，惊讶不已。这个可爱的女人紧张地笑了笑，然后接着谈话。第二天起床后，我得知自己前一天晚上的言论，立刻感到宿醉的懊悔。我给那位女士打了电话，向她道歉，同时，我也开始扪心自问，这是否是我希望的生活方式。多年之后，当我满了50岁，这位温厚和善的女士寄了一张纸条到得克萨斯州长官邸，纸条上写道：“乔治，那你现在又感觉如何？”

劳拉也看到这种不良趋势的发展。在我和我朋友眼里极为好笑或耍些小聪明的事情对她来说非常幼稚无趣。她从不怕把她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我，但是她也不能帮我戒酒。我必须自己做到“改邪归正”。在我40岁时我终于找到了行动的力量——这股力量来自于我早年时期感受到的爱，来自于多年来尚未完全发掘的信仰。

连载

孝文帝并不回话，只是向董爵示意，董爵便展开“静寺图”，小六子随即把它挂在墙上。孝文帝说：“这位是工部将作大匠董爵，朕特地要他绘制了这张‘静寺图’，又急令沙门都惠深请大禅师入宫过目，如蒙不弃，就立即照此图建寺，以后就在静寺安身如何？”跋陀看了“静寺图”，自言自语说：“非此寺。”小六子抢白说：“你刚才还说，此寺甚好吧！”跋陀说：“甚好者为我禅中寺，非画中寺。”孝文帝问道：“何为禅中寺？”跋陀说：“老僧坐禅入定后望见一座寺院，上有青山环绕，下有绿林庇护，天地间一片葱绿，甚合我意！”孝文帝说：“怪不得大禅师的‘火光定’又变成了‘绿光定’！”道房说：“弟子在师父的‘绿光定’中，也看到了此寺。”孝文帝问：“请问这座寺院的名字？”跋陀说：“山门上是悬着匾额的……”道房插嘴说：“我可正要看看匾额上的寺名，就有一根不怀好意的鸡毛插入我的鼻子，叫我猛地打了个特大的喷嚏，我就受惊出了禅境，没能看清寺院的名字。”

皇上和董爵都怅惘不已，侍立一旁的小六子却捂着嘴笑。跋陀说：“我倒是隐约看见匾额上的寺名，好像是‘青竹寺’。让我和道房去嵩山寻访此寺好了。”孝文帝说：“嵩岳山区方圆数百里，你到何处寻访？”跋陀说：“遇事随缘而行，不可得亦可得之。”

孝文帝沉闷良久，又含笑说：“大禅

师知否？洛阳是华夏数朝国都，为禅师建静寺于洛都，可集天地之灵气、纳万物之精华啊！”又暗向董爵使了眼色，问道：“董爵爱卿，这张‘静寺图’是按照哪一座佛寺的建制？”

董爵说：“回禀皇上，是按照华夏最早的佛寺——白马寺的建制。”

“白马寺建在何处？”

“就在陛下今日建都之地，洛阳西郊。”

“白马寺为谁所建？”

“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所建，这两位也是来自天竺的高僧。”

“好啊！”孝文帝说，“东汉明帝为天竺高僧建白马寺于前，朕为天竺大禅师建静寺于后，人各有缘，寺各有主，就这样定了吧！”

洛都是繁华喧闹之地，非净修之所。”跋陀固执地跟皇上争论起来，“皇上，我要翻译经书的计划已经耽擱不起了！我还不有一颗极易躁动不安、需要严加管教的心，请皇上助我，将它安置到一个远离闹市的地方才好呀！”

孝文帝依旧坚持着他的微笑，“都城虽为繁华之地，却之不幽静之所，请大禅师在洛阳找到合意的地



张一弓 著

色”；而取之于矿物画的颜料如远古的壁画，则称之为“石色”。比如，跋陀绘画使用的红色，分为大红、二红、紫红、胭脂红等，大红采自野生的茜草，要在每节草梗上生出五片叶子，红花盛开如火的时节，取其根，挤其液，熬制成膏，随时备用；二红采自红蓝花，又名红花，是球形花，必须在日出前花瓣含满露水时采花，把花瓣捣碎成泥，用绢帛绞出汁液，阴干，捏成饼形，用时以温水泡开，兑胶使用；胭脂红则是用茜草、红蓝花和紫藤草的汁液，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兑胶，制成胭脂饼，所兑胶质也要取自天然植物，是在桃树上钻孔，流出含胶的汁液，还要用天然的花筒承接。再比如，跋陀所用的花青色来自一种名字叫“蓝”的植物，是那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蓝，要求茎高三尺，茎尖开穗样红色小花，带红色花萼，上接阳光雨露，下接地气水脉，采其椭圆形绿叶，喷水、发酵、揉搓而得其青。再再比如，跋陀绘画使用的绿色必须采自野花，用未开的桃花蕊制成嫩绿色，用已开的桃花制成黄绿色，无论是未开的花蕊或是盛开的桃花，都要用沸水稍加浸泡，再用绢帛绞出汁液，或现绞现用，或捏饼阴干后备用。跋陀说，来自天然植物的颜色都是高贵、洁净、本真的颜色，所以，从采花、取叶到浸水绞汁，都不让男儿插手，要请未满十六周岁、皮肤白净、模样端庄、性天然然的村姑动手。再再再比如，跋陀绘画所用的黑色也要取自天然，要用松枝烧在农家灶房锅底上的松烟照。